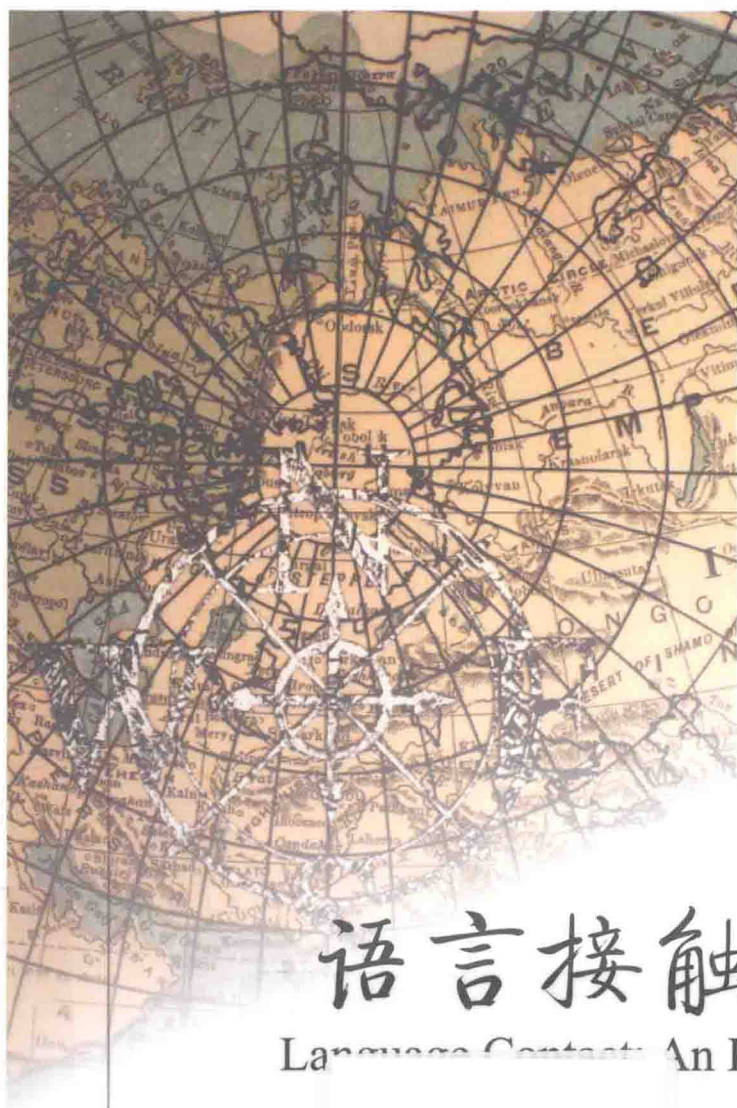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 语言接触导论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美] Sarah G. Thomason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

西方语言学视野

##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 语言接触导论

[美] Sarah G. Thomason 著

吴福祥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语言接触导论 =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英文 / (美) 托马森 (Thomason, S. G.) 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 1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100-7481-3

I. ①语… II. ①托… III. ①语言融合—研究—英文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309584 号

© Sarah G. Thomason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adapt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www.eup.ed.ac.uk](http://www.eup.ed.ac.uk)) and is for sale in China only.

《语言接触导论》最早于2001年出版。本版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仅限于中国境内销售。

## 语言接触导论

---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著 者: [美] Sarah G. Thomason

导 读: 吴福祥

责任编辑: 梁沁宁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15.5

字 数: 464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7481-3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8-4614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

民族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 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

吴福祥

语言接触是人类学、社会语言学、接触语言学以及历史语言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历史语言学家关注语言接触，是因为后者往往引发语言演变。因此，历史语言学对语言接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接触的语言后果（linguistic outcomes），即研究语言接触如何引发语言演变以及引发什么样的演变。这方面的研究当以已故美籍波兰裔语言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薇茵莱希的《接触中的语言》（Weinreich 1968 [1953]）最为经典。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研究逐渐成为语言学家尤其历史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而尤以美国密歇根（Michigan）大学语言学系教授托马森（Sarab G. Thomason）的成果（Thomason & Kaufman 1988; Thomason 2001, 2003）最受瞩目。下面主要基于托马森的研究框架，讨论与接触引发的演变（下文有时将“接触引发的演变”简作“接触性演变”）相关的几个问题。

## 一 什么是接触引发的演变？

很多语言学家主张，语言演变有“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internally motivated change）和“接触引发的演变”（contact-induced change）两类。<sup>①</sup>事实上，假若我们把语言演变界定为从最初的语言使用者的个体创新到这个创新在语言社会的逐渐播散的整个过程，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历史语言学家所研究的‘语

---

<sup>①</sup> 也有学者将语言演变分为“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和“外部因素促动的演变”（externally motivated change），其实后者主要是指“接触引发的演变”。

言演变’绝大部分都是由语言接触导致的”（Thomason 2003: 687）。所谓“语言接触”，最简单地讲，是指特定的语言个体或语言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参看Weinreich 1968[1953]; Harris & Campbell 1995; Campbell 1999; Thomason 2001, 2003）。换言之，语言接触指的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的状况（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而非语言演变的过程。<sup>①</sup>就像很多语言学家所强调的，任何一种语言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跟其他语言发生接触（Thomason & Kaufman 1988; Thomason 2001, 2003; Harris & Campbell 1995），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某个语言是在完全孤立于其他语言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Thomason 2001: 8）。语言接触常常（但并非必然）导致语言发生演变，语言学家通常把这种演变类型称为“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按照托马森（Thomason 2001, 2003）的界定，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是指任何在特定的接触情形之外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发生的语言演变；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一种演变，而这种演变在特定的语言（或方言）接触情形之外不可能发生，那我们就可以说，这种演变是由语言接触导致的。

典型的接触性演变指的是语言特征的跨语言“迁移”（transfer）<sup>②</sup>，即某个语言特征由源语（source language）迁移到受语（recipient language）之中，或者说，受语从源语中获得某种语言干扰（linguistic interference）。比如汉语在东汉时期通过佛经汉译从梵文借入“菩萨”（梵文 *Bodhisattva* “菩提萨埵”）一词；英语13世纪从拉丁语里借入 *front*（*frons* “前额”）。

---

① 国内有些文献对语言接触的理解和表述时有误解：一是将“语言接触”等同于“接触引发的演变”，其实语言接触只是语言演变的动因或条件，其本身并不是语言演变；二是断言“语言接触必然导致语言演变”，事实上跟语言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一样，任何接触引发的演变都并非必然发生，即使具备必要的动因和条件。

② “迁移”（transfer）在文献里有不同的所指：有些语言学家用这个术语指第二语言习得中母语干扰的过程，有些语言学家指任何跨语言的影响过程（如van Coetsem 1988, Sankoff 2001, Heine & Kuteva 2005），还有一些语言学家指母语干扰（如Johanson 2002）。本文按照多数语言学家的习惯，用“迁移”指称接触性演变的一般过程。

但接触引发的演变也包括语言接触的各种间接后果。<sup>①</sup>一种常见的情形是见于连锁式或滚雪球式的连续性演变过程：最初由其他语言迁移而来的特征后来触发一系列后续性演变，也就是说，在一个语言中后来独立发生的若干演变是由原先直接引入的成分所触发的。比如语言 R 从语言 S 中引入某种特征 F，假如后来 F 在语言 R 里独立地依次演变为 F1、F2、Fn（即  $F > F1 > F2 > Fn$ ），那么这些后来发生的演变仍属“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因为，尽管后来的这些演变可能是由语言 R 的内在结构压力促动的，但如果起先的接触引发的演变不发生，那么后来的这些演变也就不可能出现。因此，F 跟由其触发的其他演变（F1、F2、Fn）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接触引发的干扰（interference），后者是接触引发的创新。比如上面提到后汉时期汉语从梵文借入文化词“菩萨”（指“修行到一定程度、地位仅次于佛的人”），这是接触引发的干扰，但“菩萨”一词后来在汉语中陆续产生“泛指一般的神”、“比喻心肠慈善的人”等新的意义，这类演变则属接触引发的创新。同样，英语 13 世纪从拉丁语里借入人体部位名词 *front*（“前额”），这是接触引发的干扰；但后来 *front* 在英语里发生了一系列语法和语义演变：14 世纪，*front* 用于 *the front of* 格式表示物体的前端；17 世纪，*front* 用于处所结构式 *in the front of* 表示空间方位（与参照体相接触的空间位置）；18 世纪，*front* 在同样的结构式里用来指称与参照体邻近的空间位置；最后，*front* 变成复合前置词 *in front of* 的词内成分（Svorou 1993: 90-91）。所有这些演变都是接触引发的演变，因为假如英语当初没有从拉丁语借入人体部位名词 *front*（前额），后来的连锁演变也就无由发生。

---

① 这种“间接后果”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除了下面提到的“后续性演变”之外，还包括语言在“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耗损”（attrition）或简化等“非趋同性”（non-convergent）演变。“耗损”指的是语言在“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词汇和结构的丧失，但并没有任何借用成分或创新形式作为其补偿和替代。简化是耗损的一种自然结果：词汇成分和结构的不断消失必然导致语言系统的简化。这类演变本身并不是相关优势语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这类演变也未使得某个正在死亡的语言变得跟相关的优势语更为相似。但是，假若没有语言接触及由此导致的语言转用，上述耗损和简化等非趋同性演变也就不可能发生。因此，这类演变虽非干扰特征，但同样属于接触引发的演变。此外，语言接触的“间接后果”还应包括本文下面提到的“特征的消失”和“特征的保持”，因为这两种情形同样也导源于语言接触。

有些由干扰成分触发的结构演变甚至比这些干扰成分本身对特定语言系统的影响更大。比如西伯利亚尤皮克爱斯基摩语（Siberia Yupik Eskimo）从楚克其语（Chukchi）借入若干连词（包括相当于英语 *because*、*when* 的主从连词和 *and* 的并列连词）。连词的借用是很常见的接触引发的演变，因此这些连词借用本身并不会对尤皮克语并列结构和主从结构的形态句法模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后来在由原先连词借用成分触发的演变中，尤皮克语并列结构式和从属结构式中的形态成分逐渐消失并由此导致这两种结构式在形态句法类型上发生重要的变化：尤皮克语固有的非限定性从属小句结构式被类似于英语的“连词 + 限定小句”结构式所替代；原来附着型的“名词 1-伴随格后缀 + 名词 2-伴随格后缀”并列结构式被分析型的“名词 1 + 并列连词 + 名词 2”并列结构式所替代。

由此可见，接触引发的演变有“直接演变”和“间接演变”两种形式：

表 1 接触性演变的两种形式

|                                  |                     |
|----------------------------------|---------------------|
| 直接接触性演变：F 的引入                    | （F 为干扰）             |
| 间接接触性演变：F > F1, F1 > F2, F2 > Fn | （F1、F2、Fn 为源于接触的创新） |

这里的关键是要明确“干扰”和“接触引发的演变”的联系与区别。“干扰”作为接触性演变的一种过程，只限于特定语言成分从一种语言直接输入另一种语言；而接触引发的演变还包括各种源于语言接触的间接影响。换句话说，所有的干扰都是接触引发的演变，但并非所有接触引发的演变都是干扰。

二 接触引发的演变可能给受语系统带来哪些后果？

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直接后果是受语系统发生不同程度或不同方式的改变，典型的情形有下面几种：<sup>①</sup>

2.1 特征的增加（addition）

特征的增加即受语系统通过接触引发的演变增加了新的特征。

<sup>①</sup> 下面的分类只是个大致的情形，实际上不是所有接触引发的演变都能整齐地归为下面相应的类别。因为某些演变可能涉及特征的部分消失和部分替代，而另外一些演变也可能涉及特征的部分增加和部分替代。

最简单的被增加的特征是借词（包括词汇词和语法词），这是接触引发的演变最常见的后果。比如国内很多民族语言（尤其是南方的壮侗语和苗瑶语）从汉语（普通话或方言）借入大量词汇（包括语法词）。但结构特征通常也可以被增加到受语系统。比如非洲南部的某些班图语特别是祖鲁语（Zulu）从克瓦桑语群（Khoisan）借入吸气音（clicks）；小亚细亚希腊语的某些方言从土耳其语借入元音和谐规则；国内的南岛语回辉话以及南亚语系的傈语、佤语和布朗语在汉语影响下产生声调范畴（梁敏 1995，郑贻青 1997，吴安其 2004）；印度语支的希纳语（Shina）受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影响获得新的单数范畴；印度南部库普瓦乌尔都语（Kupwar Urdu）从马拉地语（Marathi）获得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 / 排除式的区别（Gumperz & Wilson 1971）；同样，宋金时期汉语在阿尔泰语影响下获得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区的汉语方言河州话受蒙古语影响获得格范畴（雒鹏 2004）；四川境内的倒话从藏语借入作格标记 *ki*（阿错 2001, 2004）。

## 2.2 特征的消失（loss）

特征的消失即某一语言由于语言接触而丧失了固有的特征，但没有任何干扰特征可以作为所失特征的替代物。比如青海境内的五屯话和四川境内的倒话在藏语影响下失去声调系统（陈乃雄 1982；阿错 2001, 2004）；甘肃境内突厥语族的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受汉语影响而丧失元音和谐规则（黄行 2005）；罗曼什语（Romansh）在德语影响下失去谓语形容词的性一致（gender agreement）范畴（Weinreich 1953: 39）；印度南部的库普瓦马拉地语（Kupwar Marathi）和库普瓦乌尔都语（Kupwar Urdu）在卡纳达语（Kannada）影响下失去名词修饰语的性一致范畴；埃塞俄比亚的某些闪米特语（Semitic）在库希特语（Cushitic）影响下几乎完全丧失固有的双数（dual-number）范畴；属于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的布拉灰语（Brahui）在属于伊朗语族的俾路支语（Baluchi）影响下业已失去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分；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在汉语影响下失去名词和动词的人称范畴（黄行 2005）。

## 2.3 特征的替代（replacement）

特征的替代即受语系统中固有的特征被新的外来特征所替代。

这种情形大多见于结构性演变尤其是语序模式和语法范畴的演变。比如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闪米特语在库希特语影响下，外来的 SOV 语序取代了固有的 SVO；芬兰语（乌拉尔语系）的 SOV 语序在印欧语的影响下被 SVO 语序所替代；在属于达罗毗荼语系的冈德语（Gondi）里，典型的达罗毗荼语关系小句分词（relative participle）结构式被印地语（Hindi）包含关系代词的关系小句结构式（relative construction）所替代；小亚细亚希腊语的喀帕多沁（Cappadocian）方言里，土耳其语的屈折后缀 *-ik*（第一人称复数）和 *-iniz*（第二人称复数）替代了希腊语动词上的对应后缀（Dawkins 1916: 144）。甘肃临夏的汉语方言河州话在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影响下小句语序已由 SVO 变为 SOV（雒鹏 2004）；五屯话在藏语或阿尔泰语影响下固有的 SVO 语序现已变成严格的 SOV，表使成的“动词 + 结果补语”结构式也基本替代为“动词 + 使成后缀”结构式（陈乃雄 1982）。

#### 2.4 特征的保留（retention）<sup>①</sup>

特征的保留即一种语言由于跟其他语言接触而保留了原本有可能消失的特征。语言 A 的某一特征 F 原本有可能在其结构压力和演变沿流（drift）的作用下消亡（比如其姐妹语已失去同源或对应特征），但由于跟语言 A 密切接触的语言 B 里具有这种对应的特征，结果使得特征 F 在语言 A 里得以保存。Watkins（2001: 52）的研究表明，古代安那托利亚（Anatolian）印欧语跟周边的闪米特语发生接触而保留了两种印欧语喉辅音（laryngeal consonants）；这是因为与安那托利亚印欧语具有密切接触关系的闪米特语也具有大量喉辅音。又如很多波罗的-斯拉夫语（Balto-Slavic）具有复杂的名词屈折形式（inflection），而且跟历史语言学家所构拟的原始印欧语的名词屈折形式非常相似。为什么这种复杂名词屈折形式能够在多波罗的-斯拉夫语里保存下来？托马森和考夫曼（Thomson & Kaufman 1988）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波罗的-斯拉夫语里乌拉尔语底层的影响，因为相关的乌拉尔语同样具有非常复杂的格系统。此外，桥本万太郎（Hashimoto 1992）主张，汉语北方官话（Mandarin）里塞音韵尾以及鼻音韵尾 *-m* 均已消失但保留了 *-n*、*-ŋ* 两个鼻音韵尾，原因应归

<sup>①</sup> 在托马森的框架里，接触性演变的后果只限于上面三类。我们根据相关资料和个人理解加上此类。

结于满语里正好也具有-n、-ŋ这两个鼻音韵尾。假若桥本先生的推断能够成立，那么这也是一种语言接触的后果（特征的保留）。

### 三 接触引发的演变有哪些类型？<sup>①</sup>

托马森根据受语是否保持以及“不完善学习”（imperfective learning）效应是否出现，将接触引发的演变分为两类：“借用”（borrowing）和“转用引发的干扰”（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sup>②</sup>

#### 3.1 借用

借用指的是外来成分被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并入该语言社团的母语：这个语言社团的母语被保持，但由于增加了外来成分而发生变化（Thomason & Kaufman 1988: 37）。这是语言获得干扰特征的最主要的途径，最常见的借用干扰是词汇成分（非基本词汇特别是其中的文化词），比如我们上面所举例子汉语中的借词“菩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种语言未从其他语言借入词汇成分，但通过借用而获得的干扰不限于词汇成分。

根据托马森（Thomason & Kaufman 1988; Thomason 2001），借用主要有下列特点：

（a）被借成分通常是由受语的母语使用者（至少是受语的流利使用者）引入的；借用者的母语（即受语）继续保持，但由于增加了外来特征而发生改变。

（b）因为借用者通常不是语言转用社团的成员，所以在借用情形里一般不存在不完善学习效应。

（c）借用干扰总是始于词汇成分（非基本词尤其文化词），非基本词的借用无需双语制。

（d）假若存在长期的文化压力和广泛的双语制度，借用成分可扩展到结构特征（如语音、音系、句法及形态成分）。

（e）借用成分的等级决定于语言接触的等级，并随着接触等级

---

① 这里所说的“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主要限于“干扰”（即语言特征从一种语言移入另一种语言的过程）。

② 需要注意的是，在托马森的文献里，“借用”和“语言转用引发的干扰”有时也表述为“（接触引发的演变的）机制或过程”。不过，在最近的文献里，多数学者倾向于把它们表述为“（接触引发的演变的）机制”。

的增加而增加。

(f) 大量的结构借用通常需要广泛的双语制以及语言之间长期密切的接触。

(g) 如果具备合适的社会条件(比如足够的接触时间和接触强度、广泛的双语制,以及受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有利于借用),语言中所有特征(比如语音、音系、意义、词序、派生词缀、屈折形态、语法范畴)都可以被借用。

既然语言中所有成分都可借用,那么语言成分的借用是否具有某种规律或制约?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基于语言成分的层次或语言结构的制约提出各种“借用层级 borrowing (hierarchy)”

(如 Wilkins 1996; Field 2002: 38; Bakker *et al.* 2006)、“可借用性层级 (hierarchy of borrowability)”(如 Lass 1997: 189)、“可采用性等级 (scale of adoptability)”(如 Haugen 1950)、“可借用性斜坡 (cline of borrowability)”(如 Sankoff 2001)或“借用共性 (borrowing universal)”(如 Moravcsik 1978)等等,目的是对语言成分借用的顺序、规律或制约作出概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语言成分的借用在社会因素均等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等级或顺序。比如下面这个借用等级是接触语言学家普遍认可的:

(1) 词汇成分(非基本词) > 句法成分/音系成分 > 形态成分

这个等级可从四个方面进行诠释:

(a) 时间先后:一个语言先借用左边的成分,后借用右边的成分。比如在通常情况下,词汇成分的借用总是先于句法或音系成分。

(b) 蕴涵关系:一个语言如果具备右边的借用成分,那么它也会包含左边的借用成分。比如一个语言若具有句法和音系借用成分,那么通常也具有词汇借用成分。

(c) 难易程度:左边成分的借用易于右边成分,比如词汇成分的借用要易于句法和音系成分,而后者又易于形态成分。

(d) 概率大小:左边成分借用的可能性要大于右边成分,比如词汇借用的可能性肯定大于句法/音系成分。

托马森(Thomason & Kaufman 1988; Thomason 2001)认为,借用成分的种类和等级跟语言接触的强度密切相关,因此在借用等级

的概括中必须考虑两个语言之间的接触强度和等级。有鉴于此，托马森（2001）基于借用成分的种类和层次与语言接触的等级和强度之间的关联，概括出下面这个比较全面的借用等级。

表2 托马森的借用等级（Thomson 2001：70-71）

| 接触等级                                                                | 借用成分的种类和层次                                                                                                                                                                                                                                                                                                                                                                                                              |
|---------------------------------------------------------------------|-------------------------------------------------------------------------------------------------------------------------------------------------------------------------------------------------------------------------------------------------------------------------------------------------------------------------------------------------------------------------------------------------------------------------|
| <p><b>1. 偶然接触</b><br/>（借用者不必是源语的流利使用者，以及/或者在借语使用者中双语人为数极少）</p>      | <p>只有非基本词汇被借用</p>                                                                                                                                                                                                                                                                                                                                                                                                       |
| <p><b>2. 强度不高的接触</b><br/>（借用者须是相当流利的双语人，但他们很可能在借语使用者中占少数）</p>       | <p><b>功能词以及较少的结构借用</b><br/> <b>词汇：</b>功能词（比如连词及英语 then 这类副词性小品词）以及实义词；但仍属非基本词汇。<br/> <b>结构：</b>在此阶段只有少数结构借用，尚未引入可改变借语结构类型的语言特征。比如音系方面，出现由新的音子（phones）实现的新的音位（phonemes）这样的音系特征，但只见于借词；句法特征方面，原有结构产生新的功能或出现新的功能限制，此前少用的词序使用频率逐渐增多。</p>                                                                                                                                                                                    |
| <p><b>3. 强度较高的接触</b><br/>（更多的双语人；语言使用者的态度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对借用有偏爱倾向或促进作用）</p> | <p><b>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均可借用；中度的结构借用</b><br/> <b>词汇：</b>更多的功能词被借用；基本词汇（倾向于在所有语言中出现的词汇类别）在此阶段也可被借，包括像代词和数值较小的数词这类封闭类词汇以及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派生词缀也可被借（比如 -able/ible 原来是作为法语借词的组成部分进入英语并由此进入英语土著词汇的）。<br/> <b>结构：</b>更多重要的结构特征被借用，尽管没有导致借语主要类型的改变。在音系方面，土著音位的语音实现；某些不见于源语的土著音位的消失；新的音位甚至被加到土著词汇里；重音位置这类韵律特征的变化；音节结构限制的消失或增加；形态音位规则的消失或增加。在句法方面，语序的改变（如 SVO 替代 SOV 或者相反），并列结构和主从结构在句法上的变化。在形态方面，所借屈折词缀和范畴可被加到土著词汇上，尤其当它们在类型上与已有模式高度匹配的时候。</p> |
| <p><b>4. 高强度的接触</b><br/>（在借语使用者中双语人非常普遍；社会因素对借用有极强的促进作用）</p>        | <p><b>继续大量借用各类词汇，大量的结构借用</b><br/> <b>词汇：</b>大量借用<br/> <b>结构：</b>所有结构特征均可被借，包括那些导致借语主要类型改变的结构借用。在音系方面，土著词汇里整个语音范畴和/或音系范畴的消失或增加，以及各种形态音位规则的消失或增加。在句法方面，词序、关系小句结构、否定表达式、并列结构、主从结构、比较结构和量化结构这类特征有大规模的变化。在形态方面，出现像屈折形态被粘着形态所替代或者相反这类类型上破坏性的变化，源语和借语不匹配的形态范畴的增加或消失，一致范畴的整个消失或增加。</p>                                                                                                                                          |

这个等级的最大特点是以接触强度为衡量手段：接触强度越高，借用成分的种类和层次也就越多和越高，借用等级以逐渐增强接触强度的顺序从一个层次上升到另一个层次，直到最终，语言系统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借用。另一方面，上述借用等级也可以有这样的蕴涵性诠释：如果一种语言包含了第四层次的借用成分，那么它通常也会包含前面三个层次的借用成分，反之则不然。或者，如果一个语言的借用成分中包含了结构干扰，那么这个语言的借用成分中一般也会包含词汇干扰，反之则不然。下面举一个第四层次借用的例子。

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语跟周围土耳其语的密切接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这个地区，土耳其语是强势语，希腊语是弱势语，希腊语的使用者都是熟练使用土耳其语的双语人。事实上，二战以后有不少希腊语使用者放弃了希腊语而转用土耳其语（参见 Dawkins 1916）。长期广泛的语言接触使小亚细亚希腊语受到土耳其语的强烈影响，据 Dawkins（1916）的描述，土耳其语的干扰成分业已渗透希腊语的所有层面（词汇、音系、句法和形态），特别是希腊语的喀帕多沁（Cappadocian）方言，已完全被土耳其语化，Dawkins（1916: 198）甚至强调：小亚细亚希腊语“肉体仍是希腊语，但灵魂已变成土耳其语”。词汇方面，希腊语借用了大量土耳其语词汇，包括词汇词（动词、名词和数词）和语法词（连词、后置词以及否定词、标补词、疑问词等小品词）。音系方面，土耳其语缺少齿擦音音位，于是希腊语固有的浊齿擦音 [D] 和清齿擦音 [T] 业已消失，从而造成希腊语音系的简化；土耳其语的元音和谐规则以及 /ø/、/ü/、/i/、/ɛ/、/ɨ/ 等音位被借到希腊语之中。形态方面，土耳其语的派生词缀被借入希腊语并被加在希腊语本土词之上；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一致规则在有些希腊语方言里逐渐消失（因为土耳其语没有这种语法规则）；名词和动词的词形变化采用土耳其语的粘着模式；在某些希腊语方言里，固有的屈折型名词形态已被典型的粘着型名词形态所替代；某些希腊语方言里名词加上第三人称所有格后缀，部分取代了典型印欧语的分析性所有格结构式。句法方面：因为土耳其语缺少冠词范畴，希腊语的冠词通常被省略；希腊语的系词受土耳其语影响而居于句末位置；因为土耳其语没有性范

畴，希腊语的性范畴业已消失；关系小句模式业已变得跟土耳其语一致；领属结构式语序受土耳其语影响而将领属语置于核心语之前。因为小亚细亚地区希腊人都是能熟练使用土耳其语和希腊语的双语人，而且二战以后希腊语的母语使用者已有数万人陆续转用土耳其语，但没有任何土耳其语的母语使用者转用希腊语，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由希腊语的母语使用者实施的借用是土耳其语特征进入小亚细亚希腊语的主要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托马森的借用等级跟其他语言学家所提出的借用等级一样，都只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而非绝对的规则。因为根据这个等级所作出的预测有时存在例外。一种最有可能的例外情形是借用过程发生于类型相似的两种语言之间（或者是同一语言的两种相似的方言之间）。原因非常简单：将一种语言的结构特征借入类型一致的语言系统比借入类型不同的语言系统要容易得多；另一方面，类型不同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借用通常需有高强度的语言接触，但是，类型相似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借用在强度较低的接触情形里也可能发生。换言之，结构类型非常不同的语言很可能严格遵守这个借用等级，但结构类型高度相似的语言很可能在所有方面悖于这个借用等级。

### 3.2 转用引发的干扰（shift induced interference）

转用引发的干扰（下文有时简作“转用干扰”）指的是语言转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将其母语特征带入其目标语（Target Language，下文简作“TL”）之中。这种干扰导源于转用目标语的语言社团对目标语的“不完善学习”：当转用社团在学习目标语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被目标语原来的使用者模仿时，那么这类“错误”就被扩散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语。这里的“不完善学习”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并非必然跟缺少学习能力有关，因为转用社团的语言态度常常也是其目标语变体（即 TL2）形成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某些情形里，目标语学习者可能意识到其母语（即 L1）的某些特征实际并不存在于目标语之中，但他们仍然将这些特征带入他们的目标语变体（TL2），目的是要保留其母语的某种区别（distinction），而这种区别正是目标语最初使用者的目标语变体（即 TL1）所缺乏

的。另外一种与转用社团的语言态度相关的情形是，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学习者有时可能拒绝学习目标语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有标记的特征），那么这些特征也就不会存在于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TL2）。

转用引发的干扰在语言特征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跟借用始于词汇成分不同，转用引发的干扰通常始于音系和句法成分（有时也包括形态成分）。虽然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中也可能包含词汇干扰，但音系和句法等结构干扰无疑占绝对优势。<sup>①</sup>下面举一个转用干扰的例子。

梵语及后来的印度语（Indic）中具有达罗毗荼语的卷舌音（retroflex）及其他音系成分。Emeneau（1956）推测，印度语中的这种音系干扰应该来自达罗毗荼语的底层干扰。古代达罗毗荼语使用者有相当数量的成员转用印度-雅利安（Indo-Aryan）入侵者的语言，当他们学习印度语时把他们自己的卷舌音以及其他音位的发音习惯施加在其印度语变体之上。这些被加在印度语上的达罗毗荼语特征数量很大，以致印度语原来的使用者也加以模仿，从而影响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印度语。鉴于印度语中古代达罗毗荼语的借词相当少见，印度语中这种来自达罗毗荼语的音系成分很明显是导源于转用引发的干扰。

根据托马森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转用干扰的特点可概括如下：

（a）某一语言的使用者开始转用其目标语，但他们不能完善地学习该目标语，目标语习得者所造成的“错误”被目标语最初使用者所模仿并进而得以扩散。

（b）干扰始于音系、句法成分（包括形态成分）而非词汇项。

（c）目标语也可以从转用社团语言中借入少量的词汇。

---

① 当转用社团是“上位层”（superstrate）社团（即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占优势的社团）时可能有例外。比如当年在英格兰境内罗曼法语的使用者转用英语的过程中，大量的法语借词进入英语，但英语里来自法语的结构干扰相当少见。不过，这里的情形比较复杂，因为在罗曼法语使用者转用英语过程中，英语的母语使用者也很有可能从法语的母语使用者那里借入词汇，也就是说，英语里的法语借词有可能是借用和转用干扰两种过程造成的。